

從四部阿含經談起

——
《金剛經》導讀



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副教授

關則富

在西元五世紀初，《金剛經》（*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*）首次在中國被翻譯成漢文，然後流傳東亞各國，對其文化影響深遠。《金剛經》做為一部佛經，其源頭可追溯到印度的佛陀。釋迦牟尼佛大約在西元前五世紀間或西元前四世紀初去世。佛陀去世後不久，弟子們共同結集佛陀的教誡，即「法」與「律」。

大乘佛教大約在西元前一世紀興起，在隨後幾個世紀持續發展。大乘佛教經典中的許多思想仍可追溯到佛陀。早期的大乘佛教典籍包括了「般若經」（*Prajñāpāramitā*），而《金剛經》大概屬於般若經中很早期的典籍。現存《金剛經》的漢譯本有六種，其中以鳩摩羅什（*Kumārajīva*，二四四至四一三）在五胡十六國の後秦時代完成的初譯本最為通行，全名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本文的論述依據此譯本為主。

「法」與「律」後來分別被整理成「經藏」與「律藏」。「經藏」包含了四部「阿含」（*Āgama*）——《長阿含經》、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、《增壹阿含經》。這些阿含經提供《金剛經》許多素材，用以建構大乘般若系統的思想。許多人覺得《金剛經》艱澀難懂，但如果能閱讀阿含經的一些經文充實背景知識，對於理解《金剛經》會有相當助益。

《金剛經》的主體部份是佛陀與比丘弟子須菩提（*Subhūti*）的對話，因此經文時常出現「須菩提」。按照佛教的教義，一個人成佛前的修行階段稱為「菩薩」。釋迦牟尼在成佛以前的三十五年歲月都算是菩薩，包括出生後的王子時期及二十九歲以後

直到成佛前的出家時期。更廣義而言，他的許許多多前世也屬菩薩階段。初期佛教時代，佛弟子以證得阿羅漢果位為目標，死後脫離輪迴，不再回到世間。大乘佛教則以成佛為終極目標，鼓勵信徒依循釋迦牟尼成佛前的精進歷程，生生世世修行菩薩道。因此，大乘佛教的典籍著重在教導人當菩薩，而非阿羅漢，《金剛經》也是如此，談論「菩薩」應該如何修行。

有為法

佛典時常談到「法」(dharma)，《金剛經》也不例外。「法」一詞涵蓋的意義甚多，例如，佛陀去世後，弟子們結集了「法」，此處的「法」可指佛陀的教導，以及佛所覺悟的真理，英文著作常用大寫的 Dharma 來表示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所說法。』」其中的「法」便是此義。

「法」一詞又可用來泛稱事物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法無我。」此處的「法」譯自梵語的 dharmesu (複數)。「一切法無我」屢見於阿含經，如《雜阿含經》第二六二經、《增壹阿含經》第三十一品第四經。這一短句表達了佛陀宣揚的一項很獨特的教義，認為一切事物都沒有「我」，「我」(ātman)即恆常不變、具主宰性的絕對實體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

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；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

句中第一個「法」譯自梵語的 *vastu*，意思是「事物」，因此唐代的義淨（六三五至七二三）將 *vastu* 譯作「事」，從而譯作「菩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」。不論是鳩摩羅什所譯的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」，或義淨所譯的「菩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」，皆表示菩薩應該不執著（住）任何事物而實踐布施。接著具體分類說明哪些事物：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」佛教認為眾生有六種感官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在佛經中稱為「六根」。六根分別有其感知的對象，稱為「六境」，即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，其中的「法」是指意根（內心的感官）感知的對象。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」意謂菩薩布施的態度是不執著六境或感官對象。

這其實暗示了菩薩對於一切都不執著。「一切」是什麼？《雜阿含經》第三一九經如此解釋：「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。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『瞿曇！所謂一切者，云何名一切？』佛告婆羅門：『一切者，謂十二入處：眼、色、耳、聲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身、觸、意、法，是名一切。』」「瞿曇」是佛的姓氏，梵語

Gautama。佛陀在此明言一般人所知的「一切」不外乎六根與六境。若再深思，六根與六境是互相依存的。若沒有耳根，如何有聲境？若沒有聲境，如何有耳根？因此，《金剛經》說菩薩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」，表示菩薩不執著一切事物（六境連同相應的六根）而布施，他以灑脫自在的態度來幫助其他眾生。

《金剛經》中有一首偈頌（詩），堪稱經典之作：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
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偈頌中的「有為法」，意為緣起的事物，「緣起」是指由因緣造作而成（依賴各種原因、條件而形成）。有為法是有生有滅的，因緣和合則生，因緣離散則滅。如《雜阿含經》第一二〇三經說：「因緣和合生，緣離則磨滅。」凡夫所能感知或認識到的都是有為法，包括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與相應的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，可涵蓋「一切」有為法。

阿含經已談到有為法的虛幻不實、生滅無常。如《長阿含經》的《遊行經》說：「咄此有為法，流遷不常住。」又說：「此有為法，無常變易，要歸磨滅。」《增壹阿含經》第三十五品第九經也說：「色如聚沫，痛如浮泡，想如野馬，行如芭蕉，識為幻法。」

其以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等「五蘊」來代表「有為法」。後來五蘊的標準譯詞是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，分別指物質、感受、形成概念、意志作用、知覺。這段經文還以各樣的比喻來描述有為法的虛幻：其中，「野馬」譯自 *marīcika*，就是現在所謂的「海市蜃樓」(*mirage*)；「芭蕉」樹雖大卻不堅實，比喻虛有其表而不可靠。《金剛經》以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露、電比喻有為法，實仿自阿含經對有為法的譬喻：聚沫、浮泡、海市蜃樓、芭蕉、幻法(*māyā*)。

無為法

相對於「有為法」，佛經也談到「無為法」。「無為法」意為非緣起的事物，不是由因緣造作而成。「無為法」既然不依賴任何原因、條件，所以是不生不滅的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

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鳩摩羅什翻譯的這句經文容易讓人誤解為「一切賢聖都是因對無為法有不同體悟而彼此互有差別」。例如，徐興無《新譯金剛經》如此解釋：「賢聖的根器和他們證得的果位，皆依照他們對無為法的體證程度而劃分出高低不同的境界。」又如竺摩法師在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》解釋道：「一切凡夫和賢聖所以有差別，全在無為法中證悟程度的淺深而發生的，證領悟淺者則為賢人、證悟深者則為聖人。」其實，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的「差別」譯自 prabhāṇa，有「顯現」等意思。鳩摩羅什之後的菩提留支（Bodhiruci，c.至五二七）與真諦（Paramārtha，四九九至五六九）都譯作「一切聖人皆以無為真如所顯現」，比較貼近原本的梵語經文。鳩摩羅什的譯文或許應理解為「一切賢聖都因無為法而與凡夫有差別」，這樣還是可以傳達梵語經文的原意。

凡夫所能體驗到的「一切」都是有為法，包括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以及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賢聖與凡夫的差別在於賢聖不只能體驗到有為法，還體悟到無為法，無為法超越了凡夫的境界，是凡夫不能推度、想像的。《雜阿含經》第三一九經談到佛說：「一切者，謂十二入處：眼、色、耳、聲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身、觸、意、法，是名一切。」佛又接著講：「若復說言：『此非一切，沙門瞿曇所說一切，我今捨，別立餘一切』者，彼但有言說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。」佛陀假設有凡夫反駁他，認為六根與六境不能涵蓋一切，而主張「一切」還包括了六根與六境以外的事物，但不知六根與六境之外到底還有什麼事物，因為此事物並非凡夫的境界。此事物就是無為法——真如、涅槃。唯有靠修行而證得果位的人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賢聖」才能夠經驗到無為法，無為法可說是賢聖獨有的境界。

法如筏

《金剛經》有一段著名的經文：

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

此處的「法」是指佛陀的教導，「非法」是指違反佛陀教導之事，這二者都「不應取」，亦即不應該執著。這一番道理連同「筏」的譬喻乃出自《中阿含經》的〈阿梨吒經〉的記載：「〔世尊告諸比丘：〕『云何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，欲令棄捨，不欲令受？猶如山水甚深極廣，長流駛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無船，亦無橋梁。或有人來，而於彼岸有事欲度，彼求度時，而作是念：『……當以何方便，令我安隱至彼岸耶？』……即於岸邊收聚草木，縛作棹筏，乘之而度，安隱至彼。便作是念：『今我此筏多有所益，乘此筏已，令我安隱，從彼岸來，度至此岸，我今寧可以著右肩或頭戴去。』彼便以筏著右肩上或頭戴去。於意云何？彼作如是竟，能為筏有所益耶？』時，諸比丘答曰：『不也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彼人云何為筏所作能有益耶？彼人作是念：『今我此筏多有所益，乘此筏已，令我安隱，從彼岸來，度至此岸。我今寧可更以此筏還著水中，或

著岸邊而捨去耶？」彼人便以此筏還著水中，或著岸邊，捨之而去。於意云何？彼作如是，為筏所作能有益耶？」時，諸比丘答曰：『益也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如是。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，欲令棄捨，不欲令受。若汝等知我長夜說筏喻法者，當以捨是法，況非法耶！』」「世尊」是佛的諸多稱號之一。其主旨在談佛陀告誡弟子：「若汝等知我長夜說筏喻法者，當以捨是法，況非法耶！」佛陀於三十五歲時在菩提樹下覺悟成佛，然後周遊列國，宣揚佛法，直到八十歲去世。在四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中，他為弟子們說「法」。此「法」可比喻成渡河用的筏（楫）。佛陀的教導可幫助弟子們從愚癡、束縛的狀態邁向覺醒、解脫的境地。就此而論，佛陀的教導——「法」——當然是很有用的。但佛陀的立場是，有用的東西也不該執著，當它幫助我們達到目的之後，就應該捨棄它，而非緊緊抓住。這就好比筏（楫）可用來渡河，幫助人從此岸渡到彼岸，一旦渡過了河流，到達彼岸之後就該捨棄筏（楫），沒必要繼續執取它，把它背在肩上或頂在頭上都是無益的。「法」——佛陀的教導——也是如此，不是要人執著不放，而是要人善巧運用，以達到目標，終究須捨棄。違反佛陀教導之事——「非法」，當然更應當捨棄，不可執取。

不可執取「佛」

《金剛經》除了教人不可執取「法」，也教人不可執取「佛」。

「佛問：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
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「如來」是佛的眾多稱號之一。「三十二相」是佛經談到的三十二種特殊的身體特徵，一般人身上沒有，只有二類人才有，如《長阿含經》的〈大本經〉說：「有三十二相，當趣二處，必然無疑。在家當為轉輪聖王；若其出家，當成正覺。」意思是說，若有人出生時身上有三十二相，他必將成為二類人其中一類：如果在家，將來一定會當上轉輪聖王——傳說中以正法統治世界的聖明帝王；如果出家，將來一定會成佛——正覺圓滿之人。常見佛經談到佛陀具有三十二相，甚至一些經文記載有人看到了這三十二相才相信釋迦牟尼是佛，例如《長阿含經》的〈阿摩晝經〉說：「時，婆羅門具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心即開悟，無復狐疑，尋白佛言：『若我行時，中路遇佛，少停止乘，當知我已禮敬世尊。』」但是，佛陀提醒須菩提，如果看見某人具有三十二相，他不

一定是佛，也有可能是轉輪聖王，因此不應該憑藉三十二相來辨識佛（如來）。然後，佛以一首偈來警惕世人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因為，色（相貌）與聲正屬於「有為法」，其告誡信徒，色、聲……等有為法是生滅無常、不可倚恃的，若以為看到佛的「色」或聽到佛的「聲」就是找到佛了，如此尋求佛是走上邪路，不可能見識到真正的佛（如來）。人們須認識與皈依的佛並非那個有形象、會發聲的軀體，而是不生不滅的「無為法」。《金剛經》經文「一切聖人皆以無為真如所顯現」正傳達了這一深意。「無為」顯現了佛，色與聲等「有為法」不能顯現佛。《金剛經》以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一偈做為總結，可謂耐人尋味。

參考資料

- 《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14》，臺北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，2014。
- 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收錄在《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14》。
- 荻原雲來編纂，《漢訳対照梵和大辞典》，東京：講談社，1986。
-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, based on the edition by P. L. Vaidya in: Mahayana-sutra-samgrahaḥ, Part 1, Darbhanga: The Mithila Institute, 1961. URL: http://sretili.sub.uni-goettingen.de/sretili/1_sanskr/4_relit/buddh/bsu051_u.htm
- 印順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新竹：正聞，2000。

- 平川彰，《インド仏教史》，東京：春秋社，2011。
- 竺摩大師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》，高雄：旗津佛教居士林，1987。
- 徐興無，《新譯金剛經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。
- Nānamoli, Bhikkhu and Bhikkhu Bodhi. (tr.) 2001. *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*, revised edition. Oxford: Pali Text Society.
- Norman, K. R. 1991. "Observations on the Dates of the Jina and the Buddha". *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*, Part 1, ed. Heinz Bechert, pp. 300-312. Göttingen: Vandenhoeck & Ruprecht.
- Rahula, Walpola 2000. *What the Buddha Taught*, reprinted. Oxford: Oneworld Publications.
- Williams, Paul. 2009. *Mahāyāna Buddhism: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*, 2nd edition.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.
- Williams, Paul with Anthony Tribe & Alexander Wynne. 2012. *Buddhist Thought: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*, 2nd edition.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.

